



冰室

作者：Michael O'Reilly 與 Robert Brooks



通往死亡的途徑繁多，但通往勝利的途徑只有一條。《冰室箴言第一條》

加百列·費爾茲感到快要窒息。循環再生的空氣中充滿了垃圾焚燒的臭味；每當室內那其餘的二十四個可憐蟲呼吸吐氣時，情況就變得更加難受。室內一片黑暗，他們躺在堅硬地板上，船身的震動搖晃著所有人。加百列已經連續好幾天都睡不到幾分鐘就醒了。

震動隨著一聲砰然巨響停了下來，許多乘客嚇得大喊大叫。門忽然開了，光線流瀉進來。要不是寒風也隨之湧入，他們也許還會心懷感激。風的吹襲如同有形的攻擊一般，切膚鎖喉。除了光線和雪的味道，外面似乎什麼東西都沒有。

接著，一個巨大的陰影大步向前，站到了門與門之間。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什麼。它約莫六呎高，壯得像一座雕像，手上還拿著一把巨大的步槍指著眾人大喊。

「所有人都起來！只要四十秒你們就會凍僵！快動起來！」

加百列和其餘的人拖著腳步蹣跚地走了出去，用手抵擋侵襲雙眼的風雪。他的腳一離開坡道就踏入了深雪，讓他不由得大叫了起來。更多穿著戰鬥裝甲的警衛將成群的囚犯趕向一整排閘門，門扉如同地獄之顎在他們面前打了開來。些許暖意從入口迎面而來，眾人蜂擁而入。

當門關起來時，光線照亮了他們的新家。這地方充滿了強烈的人造感，到處都是鋼鐵和電線，還有一條走廊通向不知名的深處。一名警衛大吼命令他們繼續前進，直到他們走到另外一扇門前。在那門後是一個大堂，足以容納五百人。

「排排站好！」警衛大喊。「典獄長要檢視你們！」

典獄長凱喬拉站在中控室的正中央，雙手放在背後，俯視面前的幾十台螢幕。每一台上面都顯示著新來的囚犯。沒有一個人是他看得順眼的。這並不意外。所有人類中，僅有一小部份的人能熬過再社會化改造計劃的折磨，但即使是在那一小群人中，他的計劃也只會收到一堆人渣：海盜、小雜碎、殺人犯，也許再多個一、兩個政治犯。

他早就考慮過要把他們全都槍斃了，但這不是他的工作。既然蒙斯克大帝想要死神，蒼天在上，我就一定會讓他得到死神。

「告訴我那是誰，」凱喬拉手指著螢幕說。「那排的第七個。」

那是個矮小，營養不良的年輕人，他其實還是個男孩。他的頭和裸露的肩膀被酸蝕灼傷，兩個前臂上有著十字形疤痕。從憔悴臉上向前望的雙眼就像神族的眼睛，張得大大的，毫無情感可言。

其中一名少尉分析師回答了這個問題。「二等兵山繆·洛德斯，二十二歲。犯了多起傷害、濫用軍方配備與破壞軍方財產。六起謀殺。他的精神分析報告相當冗長，長官。」

「不用想也知道。他身上的傷痕是怎麼來的？」

「他是在一個被蟲族占據的星球上受傷的，長官。他是率先攻擊一處蟲巢的隊員之一。那次行動的計畫並不周詳；整個小隊被蟲族的生化毒液擊中。不知何故他存活了下來。其他的傷口是自殘造成的。」

凱喬拉將螢幕影像的鏡頭拉近，看著洛德斯頭上傷痕的毀壞組織，並思考著這男孩犯下的每一項罪行。誰知道有多少個神經突觸接觸到異形的毒素，使那個小子變成了冷血的石頭人？透過訓練可以看出他還有多少用處。典獄長將鏡頭拉遠，回到其他人身上。

大部分新囚犯將視線投向前方或往下看。有幾個人以挑釁的眼神看著警衛。但有一雙眼睛來回飄移，接近恐慌的邊緣。

凱喬拉從來沒看過有人在大堂上如此恐慌。「那個人是誰？那排的第二十個。」

技師們在他們的電腦上作檢索，但數分鐘後，他們還是沒有回答。他轉過身，看見有三個技師擠在一個螢幕前面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們幾乎查不到資料，長官。他的名字是加百列·費爾茲，是從一座殖民哨站運來的。沒有犯罪紀錄，沒有詳細資料，連個精神傾向的註記都沒有。」

凱喬拉皺著眉頭。有某個官員忽略公文作業也不是第一次了。「向克哈星提出需求。我們需要更多的資訊。」

「他們至少得花上一天的時間才能回覆我們。我們該將費爾茲從隊列中排除嗎？」

「不。替我轉接過去。」過了幾秒之後，在中控室中央的麥克風前面的黃燈亮了起來。

為了勝利，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。而代價總是高昂的。《冰室箴言第二條》

那些囚犯們相繼打了個寒顫，就如往常一樣。凱喬拉對這樂此不疲。

「訓練會在你們下一次睡眠循環後開始，並在我說結束時結束。」一陣停頓，然後他繼續把話說完，「歡迎來到冰室。」

警衛讓囚犯們移動到另一批更深入設施內部的大門。

警衛們看著所有的囚犯進入後，旋即鎖上沉重的大門。有些囚犯四處張望，看著他們的新管理者：一群機器人。它們站在走道旁的小凹室中，個個都比一般男人還高出一個頭，全身重甲還配有兩管電磁大砲。它們一動也不動，處於完全靜止的狀態中，但加百列想像得到它們隨時可能利用底部的履帶展開行動的情況。

似乎沒有囚犯對測試它們感到興趣。

一個呆板的女性聲音傳了出來，這是電腦副官的聲音。有些人開始抱怨，咒罵電腦副官等等。電腦副官正式地歡迎他們來到死神訓練設施，並說它希望他們能成為對自治聯盟有用的貢獻者。頭上帶有傷疤的年輕人聽完後，一臉陰森地笑了笑。

電腦副官如同朗誦假日旅遊小冊子一般快樂地介紹著這個設施。它幾乎讓這地方聽起來很吸引人，但你不用多有遠見，也能察覺有不好的事情即將發生的種種跡象。這裡的空氣又冷又乾，而且聞起來有股焦臭。在一片牆板上則有一灘紅色、乾涸的污跡……就算猜對那原本是什麼，恐怕也沒益處。

被監視的感覺極為強烈。加百列朝上瞄了一眼，看到天花板上一堆感測設備；感熱裝置、動作偵測器、攝影機，誰知道還有什麼。在這裡是沒有什麼隱私權可言的。

最後，他們走到了大寢室。那是個充滿牢房的區域，而且裡面可不是沒人。上百個可能才早到幾個小時的男人走了出來，和新人們打招呼。

加百列很清楚這不會是愉快的會面。他試著讓自己變得比較不顯眼。毫無疑問，有人即將被衡量、遭到挑戰並成為殺雞儆猴的對象。就像回應他腦中預想的情景一般，一個魁梧的大塊頭神氣地走向新的囚犯們，像鱷魚般裂嘴笑著。

「這個是什麼東西？」一個粗啞的聲音說。

每個人都看著那蠻漢所挑選的受害者—有傷疤的小子。大漢臉上還是帶著爬蟲類般噁心的笑容，他好想一拳揮下去，但他想要先玩玩。

「你從哪來的，矮子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沒有恐懼。一點感情都沒有。

「*我不知道*，」那大漢模仿說，引起了他周圍人們惡意的訕笑。「那你的名字呢？你太笨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嗎？」

「蟲人。」

加百列感覺他的手臂起了雞皮疙瘩。

囚犯們必須為他們自身的存活付出代價。《冰室箴言第三條》

「喔，是嗎？你不叫異化蟲或飛螳？看看他。我覺得他需要一個新名字。或許叫矮子蟲。小雜碎……搞什麼——？」

加百列看不見那大漢看到的事情，但其他人看到了，而且沒有人笑得出來。那小子在瞬間出招，朝那蠢貨的腹部重重揍了一拳，把他打得彎下腰來，接著他朝大漢身體的側邊施展出一連串快速且猛烈的踢擊，讓那大漢倒在原地輕聲低泣。

那小子微笑著環顧四周。那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笑容，露出鏗尖利齒和病態牙肉的怪物般笑容。

「我的名字就只是蟲人。」

他們的睡眠循環沒有持續很久。警報聲衝擊他們的雙耳，直到所有人都離開牢房才停了下來。

他們被聚集到餐廳裡，一台機器分發他們的第一餐，一坨不衛生的黏糊糊營養物。天知道裡面還混了什麼。那東西嚐起來沒有味道，令人無法滿足，但依舊是唯一的食物。加百列只吃了幾口，一個體型較大的囚犯就把他的碗搶走了。他決定不和他計較。

沒有人在蟲人吃東西時靠近他，食物一直從他齒間的空洞噴濺出來。

電腦副官邀請他們回到大堂，那裡已經被改造成虐待狂心目中理想的障礙操練場。囚犯們被命令奔跑、跳高、彎腰、伸展、衝刺與抓握，一再重複。一組哨衛機槍讓他們不得不持續移動。

第一天結束了，每個人都精疲力竭，疲憊的囚犯們只渴望能夠休息。

情況會越來越糟。

日子恍惚地過去了。訓練並沒有固定的規律。能睡覺的時間隨電腦副官高興而定。食物從來沒變過，但訓練方式不停地變化。

光說冰室受到機器的掌控還不夠貼切。冰室本身就是一個機器。每個房間都裝設有某種類型的機器人，許多是專門做為單一項目的訓練之用。那些機器人有的擔任移動的標靶，有的是戰鬥技巧與障礙的練習對手。它們不懂仁慈、不會偷懶，囚犯們想要輕鬆應付是不可能的事。

模擬牢房裡的日子是最慘烈的。每個囚犯都會被領到組合成有如棺材形狀的燈泡、電線和套帶中間，接著副官會邀請他躺到裡面。這邀請是不能拒絕的。

接下來的訓練只能以惡夢來形容。光線與聲音被直接輸入腦中，專門用來挑起某一種情緒。加百列必須被五花大綁地躺在一個裝置中，任由感官像絲弦一樣被人撥弄。他感受到極樂與絕望，還有寧願自殺也不願承受的恐懼。

訓練結束時，每個囚犯的表現都一樣：爬著出來然後倒在地上，顫抖啜泣。就連蟲人也對這種待遇有所反應，但他的雙眼中流露的激切大過於悲慘。

過了三個星期，有一個人沒有醒來。電腦副官下令囚犯們離開牢房。加百列瞥見臥鋪上那具嘴裡凝結血液，死相令人膽寒的屍體。而當他們回去時，他已經不在了。

「你挺有趣的。」

坐在長椅上的加百列抬頭看去。蟲人在和他說話。從他們來到這裡後，這瘋子就沒和任何人說過話。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你並沒有很害怕。」蟲人露齒而笑。他銳利的牙齒讓他看來一點也不像快樂的樣子。「其他人搶你的食物。搶你的臥鋪。讓你得為了上廁所等老半天。你被人踩在腳下。你應該更害怕的。」

「謝謝，大概吧，」加百列說，然後又吃了一匙那淡而無味的食物。在蟲人坐下後就沒有其他人靠近這桌子。也許加百列今天能吃完整碗了。

囚犯們必須無時無刻保護自己。把每一個平靜的時刻當成戰場，並把每一個戰場當成平靜的時刻。《冰室箴言第四條》

「我不是在稱讚你，」蟲人說。他的話語中沒有惡意，只有令人不安的好奇感。「你的行為怯弱。你看來虛弱。但你並不害怕。所以你實際上並不弱。你在隱藏。」

加百列猜想蟲人並不會接受否認。「我覺得在這裡事情只會變得更糟，而不會更好，」他說。「如果他們低估我的話，或許我會有點優勢。」

蟲人似乎沒聽到他說的話。他盯著加百列手臂上青紫色的瘀青。「你沒必要受到這傷。」

他說的沒錯。操練場到處都是發射橡膠子彈的機器人。那些機器移動緩慢，沒辦法蹲下或閃躲，想讓它們追蹤一個奔跑的目標也只是勉強。要閃避它應該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了。

然後，一台機器人投射出了一個小孩的全息影像，一個不實在，甚至繪製得很糟的影像，但那影像嚇到他了，讓他猶豫了一下。機器人射擊他的手臂作為懲罰。

「我沒辦法，」他說，但是蟲人做出了他那恐怖的笑容。

「可以，你可以的。我看得出來。我不覺得他們看得出來。」他指著天花板。

加百列笑了。「蟲人，有人告訴過你，你有點奇怪嗎？」

蟲人聳了聳肩。「我就是這樣。」

凱喬拉可不是閒著沒事做。他每天都監視著他的職責所在，安排他們的輪替，管理他們的營養補充品。他們沒發覺到自己至今已經吃了十八種不同的餐點，而每一餐都是類固醇、中和劑、賀爾蒙抑制劑，還有總結來說是毒藥的獨特混合物。調製補充品是個猜謎遊戲，即使成功率還不錯，在訓練行程的早期階段也總是會有一兩個失敗之作。

他仔細地檢視著囚犯漢尼索的驗屍解剖錄影。他一邊看著解剖，一邊和站在左邊的醫生說話。「所以你對他的死因一點頭緒也沒有？」

「我懷疑是補充品第十七號造成的，但還是沒辦法確定原因。」

「好吧，讓他們換回原來吃的第十六號；在拿到一份完整的分析報告前，我們不會使用第十七號。」

醫生點頭並離開了中控室。凱喬拉又回去盯著螢幕。囚犯們正排隊等著領取他們無味的粥糊。

幾分鐘後，他又看到了在過去幾個星期一次又一次發生的景象，一個名叫波勒克的囚犯搶走費爾茲的食物。費爾茲之前都沒有反抗。這次卻不一樣了。

當費爾茲從座位上站起並猛打波勒克的後腦時，凱喬拉幾乎笑了出來。在兩人發生衝突的同時，食物和囚犯們四散開來。鼓譟和大喊震動了整個餐廳。就連在中控室內的技師們也停下手邊的工作來觀看。

凱喬拉仔細地觀察費爾茲。這新兵的戰鬥技巧大有進步，但他還是處於從後追趕的階段。在他受訓的期間，波勒克每個星期大概會打架兩次。費爾茲則有可能根本沒和人真正的打鬥過。

波勒克第一拳就打在費爾茲的臉上，讓個子較小的他站立不穩。在三記快拳之後，費爾茲倒在地上。波勒克將他壓倒在地。費爾茲根本沒有機會反擊。他的對手揮舞雙臂把他當成麵團一樣捶打。囚犯們鼓譟了起來。勝負懸殊。

凱喬拉的眉頭緊鎖。指導方針規定他不得干預。*把每一個平靜的時刻當成戰場，並把每一個戰場當成平靜的時刻。*如果費爾茲不能應付這種狀況，他就不適合成為一名死神。

你的敵人是你最好的導師。好好地學。《冰室箴言第五條》

話說回來，那些規矩是凱喬拉自己定的。他決定他能原諒自己的漠視。

他按下了一個按鈕，警鐘在餐廳內響起。麥克風前面的黃燈亮了起來。「用餐時間結束了。回去訓練。」囚犯們緩慢地照做，波勒克遲疑了一下然後起身。他們魚貫離開了餐廳，留下費爾茲一個人，動也不動。

凱喬拉轉身面向其中一名技師。「我要一個醫療團隊過去帶他回來並治療他。我要聽他說話。」

「長官？」

「克哈星方面還沒有回應，我已經對等待答覆感到厭煩。那個人不屬於這裡。我想要知道是什麼人覺得他該來的。」

* * *

加百列醒來時，身上數不清的瘀青爭先恐後地爭取著他的注意；但那些痛楚的感覺有些遙遠，就像地平線上的模糊輪廓一般。他感覺不錯，即使他根本沒辦法動。束帶把他牢牢地固定在一張乾淨到不可能是他臥舖的床上。

「終於醒來了。」

加百列轉頭面向聲音的來源。他所能看到的就只有漂亮的光線搖曳在一個模糊的身影四周。一個模糊、隨著每次心跳而改變的詭異身影。

「你為什麼是蘋果？一顆蘋果融入冰塊中是很不禮貌的行為。」加百列傻笑說。

那聲音發出了短暫的笑聲。「趁止痛劑還有用時好好享受吧，費爾茲。」加百列聽到一台機器發出輕微的嘶嘶聲，然後平靜的感覺瞬間就氣化不見了。眼前那成千冰塊飛舞的景象分解，變化成一間燈火通明的醫護室與典獄長凱喬拉的景象。

「感覺好多了嗎？」

加百列的心跳加速，思緒在腦中飛速運轉。他的警覺心升起，痛楚也不再那麼遙不可及。「不。一點也不好。」

「早點習慣吧。這東西的成分和他們放在戰鬥藥劑中的是一樣的，只不過稀釋成大概六分之一的濃度。可以幫助你在不愉快的情境下保持專注。」典獄長在他床邊一個位子坐

了下來。「囚犯們通常得要有極佳的表現才會得到醫療照顧，費爾茲。你在這的時間還不足以讓你有這種資格。我是只為了你而破壞規矩。」

「我受寵若驚。」

「我受寵若驚，長官，」凱喬拉說。

加百列短暫考慮過要以輕蔑的態度回應。非常短暫。「是的，長官。」

「我的部下對你的身分有許多不同的揣測，費爾茲。」凱喬拉的雙眼一直盯著他的雙眼。「我們唯一相同的意見就是你不是個冰室的料。有智慧、專注和具備同理心之人不屬於這裡。」

絕不讓你的敵人以虛假的表面哄騙你。看穿他們的詭計，威脅就會自動在你面前現形。《冰室箴言第六條》

加百列無法讓自己聽起來不語帶嘲諷。「很抱歉讓你失望，長官。」

「你是怎麼會跑到這裡來的？」

「長官？」

典獄長將身體向前傾。「你犯了什麼罪？你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？」加百列說，急忙地加上，「長官？」

「先假裝我不知道。」

「好的，長官。」加百列集中思緒。他的故事得聽起來像是真的才行……

「我的兄弟和我在一年半前成了一處新殖民地的成員。結果那是一個很爛的決定。」

「新殖民地的生活並不輕鬆。」

「在自治聯盟的管理下，那根本是難以度日的生活。最開始是政府機關不斷地刁難，然後是喪失個人補給品；而在兩個月內，他們強徵了殖民地中一半的居民進入礦場工作，就只為了把反抗者每天十四個小時都關在地底下。我的兄弟也被迫加入行列之中；然後他失蹤了。」

典獄長點了點頭。「所以你就有所行動了。」

「我去找地方行政官問幾個問題。他不想聽，於是我更大聲地問。當他把我丟出他的辦公室時，我把一瓶蘇格蘭威士忌打翻在他的襯衫上。他的走狗們把我打了一頓，然後我就在前來冰室的太空梭上醒了過來。」

典獄長凱喬拉難以置信地瞪著。「就這樣？」

「你不相信我。」

「我相信一個殖民地的小官會想要把某人送來這裡，只因為他的衣服被弄髒了。我就是不相信他辦得到。」凱喬拉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。「要來到冰室並不是件易事，費爾茲，而你不適合這裡。」

「很抱歉讓這地方變爛了，長官。你對此有什麼計畫嗎？」

凱喬拉微笑說。「沒有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自治聯盟需要死神。對我來說這就夠了。」

「那個……長官……」加百列結巴了。

「閉上嘴，囚犯，」凱喬拉說道。「我們從廢物中訓練出死神。你下面那群牢友大多都不值得花錢把他們運來這裡，但我們還是給他們一個機會。或許百分之十或十五的人能戰勝挑戰。其餘的人則不行。這並不是什麼太大的損失。」

「但是你，」凱喬拉繼續說，「你還有點腦袋。直到今天之前，你放棄了你無法獲勝的戰鬥。蠻力並不代表一切。如果你能正視這點，你能成為隊上最優秀的成員之一。我的死神曾經接受自治聯盟中最被尊崇的指揮官們的表揚。我的死神在戰鬥中的每一刻都能讓敵人感受到惡魔般的恐懼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」

「我們做我們必須做的事，」加百列喃喃道。

「一點也沒錯。」凱喬拉站了起來。「把那點牢記在心中。如果你想活命，就和其他人一樣接受訓練和戰鬥，撐過我的訓練課程。」

「就那麼簡單，是嗎？」

凱喬拉沒去追究他少說了「長官」。「你在兩天內就能恢復受訓。我建議你去和能幫你免掉更多頓痛扁的人做朋友。」

加百列等凱喬拉走到了門口才說道。「我會全力以赴、不顧一切達成目標，長官。」他的話聲裡有什麼東西讓典獄長不由得轉過身來。

「我們走著瞧。」

加百列感覺攝影機和感測器無時無刻都在追蹤著他。他盡力避免和波勒克有更多的衝突，蟲人則幫忙嚇跑其他人的攻擊。

三個月後，電腦副官將他們帶到了一個之前從沒有進入過的房間。那是他們抵達冰室之後唯一稱得上招待的一件事。那狹長的房間內排滿了一系列的裝甲服。比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要來得小及精簡，每套裝甲都在雙肩上配有一具大型的噴射背包。這些裝甲服還沒啟動，看起來卻已蓄勢待發。蟲人對此景象露出了微笑。

當電腦副官命令囚犯們穿上裝甲服時，沒有人有心情開玩笑。充其量就是有些迫不及待的情緒。幾分鐘之後，訓練的下一階段開始了，而冰室的情況竟變得更加慘烈。

第一項挑戰是噴射背包。一開始，囚犯們完全不會控制推進器，所以這部份通通由電腦副官代理，而電腦副官似乎以在最糟糕的時機點燃推進器為樂，總是把人射向天花板或牆壁，直到他們學會操控為止。受到腦震盪還算稀鬆平常。有兩個新兵因為頭骨碎裂而死亡了。

他們開始接受新武器的訓練。P-45 鐮式電磁手槍是種火力強大的小怪物，裝甲服幾乎無法抵銷其後座力。靶場被打得滿目瘡痍。有幾個人被其他囚犯們誤殺。

當他們終於能達到百分之七十五的準確度時，電腦副官恭賀了他們。然後它要求他們一次使用兩把槍。

最後還有 D-8 炸藥，那是被設計來炸毀建築物的。它的力量足夠把沒注意到的人炸得貼到牆上去。他們得練習做炸彈的準備和處理，但情境條件非常極端且殘酷：巨大的噪音、完全的黑暗，或是令人睜不開眼睛的強光，重力被隔斷的房間。傷亡人數急速攀升。

囚犯們努力奮戰。有些人在行動中死亡；其他人被發現像漢尼索一樣死去；有幾個人自殺。加百列撐了下去。他沒有選擇。

凱喬拉的例行公事增加了幾項。在燈光關閉前，他會檢視加百列・費爾茲的訓練錄影。他無法解釋原因。好吧，他可以，但是他還沒準備好要承認。

在托羅斯星系的過去這兩年頗有成效，令人相當滿意。一旦結訓離開冰室，死神們將前往需要他們的地方，用火力和殺戮來保護自治聯盟的重要事物。勳章與表揚大多在死後追贈或被列為機密；它們回流到了冰室，將受獎者的姓名轉變成另一則成功的故事，加入與日俱增的相同案例裡。

但以前從沒有無辜的人被送到冰室來，所以凱喬拉擔憂地監視著。那是個威脅，一個非常簡單的威脅。要是有人發現了怎麼辦？要是 UNN 的夜間新聞發掘出加百列·費爾茲的故事，讓這個有著離譜惡運的殖民地男孩登上版面了該怎麼辦？為了這麼好的報導，那些名嘴就算激怒高層也在所不惜。

消息會走漏的想法並非不可能成真。有人已經違反了規定：費爾茲根本就不該被送來這裡。凱喬拉仍然找不出始作俑者。地方行政官沒有回覆他的電話，而電腦日誌顯示沒有人實際下達過把費爾茲送來的命令。

技師們的註記也沒有太大幫助。費爾茲的人格是許多爭論的核心。他的行為改變了。獨來獨往的態度不再。取而代之的，他和一些人建立了羈絆，特別是洛德斯——那個自稱是蟲人的傢伙。這兩個人每次用餐時都會在一起，在訓練和對決比賽時也會組成一隊。對大部分的觀察員來說，他們已經成為了摯友。

凱喬拉任由技師們揣測；他並沒有告訴他們自己曾經給那新兵建言的事。費爾茲明白和冰室中最恐怖的人親近，能夠避免不友善的關注。

即使如此……費爾茲在進步。戲劇化地進步。不單單是這樣，他在戰術和策略方面表現出不凡的才能。領導者的潛質。如果他能加入死神的行列會怎樣呢？

他會是個成功的測試案例，凱喬拉理解到了這點。費爾茲將活生生地證明死神課程需要擁有技巧及智慧的新兵，不像現在只能設法把人類社會中一些殘渣的剩餘價值壓榨殆盡。死神已經在前線行動上普遍得到活用，但假如他們能更進步，自治聯盟中的每個指揮官都會要求凱喬拉能收到更優秀的新兵。

簡單來說，如果費爾茲能獲勝，他會把自治聯盟的作戰方式帶向新的紀元。

凱喬拉寫下他最後的註記並關上了費爾茲的檔案。這批囚犯所受訓練的最後階段會在今天開始。「畢業的日子，」他淺淺地微笑。

他對冰室的工作人員下達了指令。

「最終測試批准了。強化下一次的食物補給，並在兩小時後啟動所有的獵殺者。是時候給冰室來點好料了。」

「有事情不太對勁，兄弟。」

加百列對蟲人微笑。「你最近兩天一直這麼講。」

蟲人將另一匙米色糊團放入口中。「你知道我在說什麼。」

加百列必須承認蟲人也許是對的。他們的訓練已達到最高水平。他們甚至有足夠的空閒時間能連續兩天好好地睡上一覺。那肯定不會是件好事。

蟲人用手掌猛拍桌子，他只吃到一半的飯碗被彈落桌面。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」

加百列畏縮道。「我明白。」

「你不明白！」蟲人跳了起來，咆哮著說。「你們沒有一個人明白。特別是你！我會第一個殺了你，就是現在！」

加百列東碰西撞地站了起來並往後退。這不是平常的蟲人。如果他不閉上嘴，加百列或許得踢掉他的牙齒、扭掉他的頭，然後開始屠殺其他新兵，直到只有他一個人站著……

什麼？加百列突然回復了理智。

瘋狂橫掃了整個餐廳。拳頭緊握；面容憤怒扭曲。起初只有推撞，然後抓扭，接著在幾秒內就演變成拳腳相向。蟲人似乎失去了專注，瘋狂地想要找人打鬥，並且大聲地磨著他的牙齒。

加百列低頭看著他的碗。*是食物造成的，肯定是。*這一定是凱喬拉的把戲。憤怒像強酸一樣在他胸中燃燒；他的嘴唇不自覺地向後扳，做出了一副奇怪的表情。凱喬拉會付出代價。用鮮血，為了所有一切付出代價：為了訓練還有死者們，特別是丹尼斯—

*快停下來！*加百列用意志力強行壓抑了怒火。「蟲人！快停下來；是食物！就只是食物害你變成這樣！」

蟲人沒有聽到他的話。他正像被關在籠中一樣繞著小圈圈走。加百列抓住他的雙臂。

「他們不知道把什麼東西加到食物裡面了！」蟲人只是搖頭，但加百列繼續對他說。
「這裡沒有蟲族，對吧？沒有什麼東西比蟲族還糟糕了！你是那麼跟我說的！」

蟲人的雙眼專注在他身上。「沒錯，」他勉力說。「沒什麼東西比蟲族還糟糕……」
加百列幾乎要因為放鬆而昏倒。凱喬拉想要他們受到驚嚇且憤怒，但還能控制自己。
這一定是新測試的一部分。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？

囚犯們大喊著，胡亂揮拳並跑向出口，餐廳中的人越來越少。幾名囚犯仍逗留其中，
波勒克也是其中之一。加百列把蟲人拉向他，抗拒著他血脈中的火紅騷動。「我們也得快
點離開。」

波勒克冷笑道。「什麼時候輪到你發號施令了，矮子？」

加百列用大拇指朝後一指。「你想落得像他們一樣的下場嗎？」

有七名囚犯的反應非常非常糟糕。其中四人已經因為頭部受到反覆打擊而死亡；另外
一人還抓著他已毀容的面孔。最後兩人試圖要掐死對方。連波勒克都看起來病了。

「快點。我們必須離開這裡。」加百列帶著他們離開。

他們離開了狂亂的餐廳，並發現走道閃爍著光芒。電腦副官的聲音在設施中傳了開來。
「所有受訓者，請前進到武器庫的 1 號至 8 號區並準備戰鬥。這不是演習。我重覆一」

「我們現在是鎮暴警察了？」有人問。

加百列不停地四處查看，尋找新的威脅。「這仍然是訓練。保持警覺。」

「嘿！你有聽到那聲音嗎？」

鐵爪敲在地面的聲音傳了出來。

在大堂遠處，有什麼東西蹲伏著。它的外型和動作看起來像隻貓，但它是一台禿鷹機
車大小的機器。它將子彈型的頭部轉向囚犯，並張開金屬的大嘴。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
嘯向他們的耳朵襲來。

「快跑！」

他們狂奔跑過走道，金屬的重踏聲就跟在身後不遠處。有一個人蠢到往後看。機械的
野獸只一會兒就趕上並抓住他，上下雙顎緊咬住他的軀幹。

將戰鬥引領到你敵人的門口。強迫他們接受你的安排而戰，不留第二條路。《冰室箴言第七條》

其他人保住了自己的腦袋並繼續奔跑，直到一座敞開的武器庫大門出現在他們的面前。他們匆忙衝進入口，好像那是通往天堂的路徑一般。

「快關上門！」

大門開始關上，但太慢了。那機器猛衝進缺口中，雖然無法讓全身通過，但它血跡斑斑的頭擠了進去，用力開闔它那恐怖的嘴巴。終於，波勒克將一把槍從武器架上取下，並對著機器人射光了一整個彈匣，把它像紙張一樣撕碎。

在他來得及自吹自擂前，加百列指向他身後。「還有更多！」一點也沒錯，一整群那種東西朝他們衝來。加百列推開機器貓的破損殘骸，大門緊密地關了起來。有東西從另外一側撞上門板，緊接著的是金屬爬搔金屬的聲音。一陣陣可怖怒吼隔門傳了過來，讓人聯想起各式各樣的猛獸。

「現在怎麼辦？」蟲人問道。

加百列看著武器庫另一端的死神服、手槍、D-8炸藥，甚至還有一組特製的戰鬥藥劑給藥系統。

「現在怎麼辦？我們全力以赴、不顧一切達成目標。」

凱喬拉掃視技師們傳來的數據。四名受訓者在最開始的一分鐘內就死了。十分鐘之後有十二人死亡。同樣的訓練，以前還有過更糟糕的開頭。

加過料的食物發揮了效用。他原本預測加百列·費爾茲會成為最初的傷亡者之一，而現在他卻為其他倖存者如此輕易地接受加百列做領導者感到驚訝。這項測試的資料將會十分有趣。

凱喬拉豎起了他的手指並看著螢幕。許多新兵在冰室各地搏命求生，工作人員卻躲藏在秘密的安全房間裡。連接主要通道的中控室大門原本是敞開著的，但卻因為這次演練而被封鎖了。現在不管是囚犯們或機器都無法進入的。

囚犯們陸續從武器庫走了出來。真正的測試現在才正式開始，負責考驗他們的是一群獵殺者，這種機器唯一的目標就是拼命地攻擊所有有脈搏的生物。

新兵們呈扇形在走道中散開；一台螢幕響了起來。費爾茲穿著 RP17 裝甲服出現了。總計有四十個人全副武裝且準備好迎戰；有三分之一的人獨自行動，他們不會在下一波機器人的攻擊裡撐過太久。比機器貓更加恐怖的東西將會出現。

「這裡沒有蟲族！」

另一台機器生物，外型就像是一隻刺蛇，直身站起並揮舞著兩條鐮刀般的肢體。蟲人對它開火，還像個小孩般大叫。即使那東西傾倒並裂成碎片，他也沒有停下來。

「沒有蟲族！這裡沒有蟲族！」

其他人只能聳聳肩表示無奈，並繼續開火。他們沒有時間讓蟲人冷靜下來。有太多該死的假蟲族要殺。

起初，武器庫的突圍行動進展得很順利，但機器們很快地填補了損失的數量。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跑、跳、臥倒、射擊與炸掉任何會扭動的東西。加百列和他的隊員們所到之處只留下了彈殼與變成廢鐵的零組件。

機器人們動作太慢、太笨拙，又太過外行，不足以阻止他們。雖然他的身體疼痛，肺部也發出抗議，加百列仍享受著這一切。凱喬拉所提過的挑戰並不是開玩笑。艱難，但仍可克服。加百列能撐得過去。

但有件事必須先做。他開始朝天花板開火。

凱喬拉瞪著突然失去訊號的螢幕。「剛剛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整條通道的感測器都失靈了。我們失去了整個 L4 區的影像。」

典獄長咒罵出聲。那是費爾茲的所在位置。

「長官，一群裝甲服失去了連線。」

凱喬拉看著資訊。其中一件裝甲服是 RP17。「死了嗎？」

「空白資訊。一點資料也沒有。」

「那好吧，少尉，」凱喬拉從容而沉穩地說，「你能告訴我裝甲服在失去連線之前所顯示的資訊嗎？」

「心跳頻率和血壓升高，相當程度的亢奮狀態……並無不尋常之處。」

至少以這項演練的標準來說是這樣。凱喬拉搖了搖頭。

「裝甲服 RP17 在失去連線的前一刻有任何異常狀況嗎？」

「沒有，長官，並無特別異常。」

凱喬拉深呼吸了一口氣。「並無特別異常？你能說明白一點嗎？」

那少尉吞下了一大口口水，眉毛上滲出了汗珠。

「是、是的，長官。他在失去連線前將重新裝填了武器，而且心跳頻率有些微的減緩，」那技師說道。「他很冷靜。我不覺得他們有遭到埋伏——」

「噓！」凱喬拉揮手劃過空中。那技師如釋重負地閉上了嘴，而凱喬拉站了起來，專注地聽著聲音。他發誓自己有聽到從中控室入口外傳來一陣嘶嘶聲，那聲音聽起來就像是一—

—戰鬥藥劑。

凱喬拉踢倒他的書桌並蹲在其後。「趴下！」

兩把電磁手槍的巨響充滿了整個房間，書桌在子彈掠過表面時震動了起來。技師們在喊叫中死去，銅與火藥的味道充斥在空氣之中。

凱喬拉拔出了他的配槍，那只是一把小型的半自動手槍，但還是有殺傷力。他等待著吵雜聲沉寂下來，瀰漫室內的呻吟聲告訴他有些技師還活著，但他們此時也只能靠自己了。他相當清楚是誰站在門外。

「費爾茲？」

那新兵笑了，他的聲音因腎上腺素與化學藥品而顯得亢奮。「是的，長官，典獄長，長官，我前來報到，長官。」

「很棒的伏擊，費爾茲。洩漏你的行蹤得扣一點分。化學給藥系統很大聲，即使在戰鬥中也聽得清楚。整體來說有很高的水準。」戰鬥藥劑的效果只會持續幾秒。如果凱喬拉能再拖延他一下子—

「這話從你口中說出有很大的意義。」另一陣令人耳聾的開火掃射撼動了中控室。

必須有效率地對抗敵人並加以摧毀。方法並不重要。使用小刀、槍、炸藥或拳頭都可以。絕不遲疑。《冰室箴言第八條》

凱喬拉很冷靜地等待掃射結束。在混亂之中，他聽到了沉重的腳步聲；費爾茲移動了位置，想要從側翼攻擊他。典獄長將手槍伸出書桌外四處亂開槍，不願將頭伸出去好好瞄準。

腳步聲在遠處靠著牆壁的一排電腦旁停了下來。空彈匣敲在地板上發出了聲音。

「你沒打中，典獄長。」

「我想也是。」凱喬拉重新裝填了他的手槍。「你對什麼事感到不滿嗎，費爾茲？」

「我對我兄弟之事感到不滿，長官。」

典獄長回想起他們在醫療室內的對話。「你那個失蹤的兄弟。他怎麼了？」

「我沒有對你說實話，典獄長，」費爾茲說道。「我的兄弟並沒有失蹤。我很清楚他在哪裡。或者說是他曾經在哪裡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凱喬拉必須將這對話拖得越長越好。在中控室開槍已經自動觸發了數個不同的無聲警報。維安部隊很快就會從冰室各地集結於此。

但他突然理解到，支援的行動會被受到阻礙。正在進行的最終測試意味著他們沒有暢通的路徑可以來到中控室。他們必須和新兵們一樣打倒敵人一路殺過來。

凱喬拉懷疑他有辦法拖住費爾茲不殺他，直到他們抵達。

「我兄弟來到了這裡，典獄長。來到了冰室，受到你妥善的照顧。」費爾茲將兩輪子彈填入兩把手槍的槍膛，兩聲輕響迴盪在室內。「我花了很多時間、很多金錢才得到那個資訊。很多很多。多到你無法置信。」

「你有辦法退款嗎？你是我們這裡所接收到第一個姓費爾茲的人。」

死神的話聲切開了遠處的戰鬥聲響。「你看不出家族間的相似之處嗎？在訓練中死亡之人不值得被記住嗎？我一點也不訝異。」

「我記得每一個囚犯。」

「連被革除之人都記得？那些沒辦法發揮效用之人？」

「特別是他們。」

費爾茲的聲音變得冷酷。「我兄弟的名字是丹尼斯·史丹頓。」

丹尼斯·史丹頓？他在訓練開始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亡了；補給品七號和他不對盤，他的幾個重要器官發生衰竭。那並不是太大的損失。丹尼斯·史丹頓是個不起眼，沒有用處的新兵。

凱喬拉決定要掩飾細節。「我有給你兄弟一個機會。和你所獲得的一樣的機會。結果就是不從人願。」

「我的兄弟從來就沒得到任何機會，」費爾茲說道。戰鬥藥劑的效果已經退去了。化學藥品的禁斷作用使他的聲音顫抖著，但他的話語仍充滿了怨毒。「你沒給他機會。沒有人給他機會。」

「你錯了。」

「我明白自己將涉入的處境。我準備好了。他並沒有。」死神噴射背包發出的聲音突然提高了。費爾茲即將要有所行動。「而你也沒有準備。無情的死神來了。是該還債的時候了。」

「還債？為了什麼？」凱喬拉緊握住他的手槍。「他原本是要被槍斃的，費爾茲——」

「我的名字是史丹頓。」

「你的兄弟是個罪犯，史丹頓，而且還不是個聰明的罪犯。如果他有一丁點和你一樣的自我控制，他只會因為可悲的竊盜罪被關幾個星期而已，」凱喬拉說。「但他卻為了兩個平民口袋中的一些錢就殺了他們，還在距離不到三條街的地方就被執法人員逮捕。」

「他是我的兄弟。他值得比你這私人的地獄深淵還要好的地方。」

「然而我這個私人的地獄深淵很有成效。」凱喬拉掃視室內，尋找逃脫的方法。他只能找到一些糟糕的選項，而那些路徑都會讓他暴露在危險之下。「你能說這地方沒有成效嗎？能說我沒把你改變成銀河中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殺手之一嗎？」

「恭喜你做得很好，典獄長，」費爾茲說，裝甲服的噴射背包在狹窄空間內發出難以置信的巨響。「讓我給你一份特別的禮物表達我的感激之情。」

凱喬拉閉上了他的雙眼。書桌沒辦法承受持續的槍彈攻擊來保護他。他沒有能夠不進入費爾茲射擊範圍就逃脫的機會。

沒有出路。

電磁手槍震耳欲聾的聲音響徹整個中控室，書桌的表面在子彈的撞擊之下發出巨響並彎折。第二把 P-45 開火了。

然後是第三把。然後第四把。

什麼？

噪音沉寂了下來；凱喬拉聽到一具穿著裝甲的軀體跌倒在地的聲音。

他保持著蹲姿。

「典獄長？」

是另一個人的聲音，一個熟悉的聲音。凱喬拉露出微笑。「洛德斯？」

硝煙從蟲人的兩把電磁手槍飄了出來。「是的，長官。」

「幹得好，新兵。」凱喬拉站了起來。

費爾茲——不是史丹頓，他在凱喬拉的記憶中永遠都會是費爾茲——倒在他旁邊，彈孔從裝甲的背後穿過。凱喬拉跪在費爾茲身旁，小心地取下他的頭盔和面具。鮮紅的動脈血液隨著逐漸減弱的喘息冒出氣泡。

費爾茲的雙眼表現出震驚與困惑。他試圖要轉頭面向蟲人，他的喉嚨發出咯咯的聲音，想要表達一個說不出口的問題。

凱喬拉輕拍費爾茲的肩膀。能夠突破冰室的封鎖警戒，費爾茲可說在某種層面上遠遠超過了這訓練課程的一切期許。儘管他的心智在戰鬥狀態中受到藥物影響，也絲毫不減其成就。他找出了目標的位置並將其困住，用計謀突破了一層又一層被設計來防止這種狀況的安全系統。

這是冰室能有效運用更優秀新兵的證據。如果凱喬拉能把這想法直接呈報給蒙斯克大帝，他在下個月就能接收到等級更高的新兵。當然課程會需要做一些調整，但那是在預料之中。

另一個死神低頭盯著費爾茲，臉上帶著好奇的表情。「我為什麼會那麼做，長官？我以為他是我的朋友。」

「因為你是名死神，洛德斯，」凱喬拉說。

蟲人靜靜地思考，並看著費爾茲的雙眼黯淡了下來。最後，他點了點頭。

「我全力以赴、不顧一切去達成目標。」

勝利才是唯一的真實。其餘一切都是塵埃，能輕易地被抹除。《冰室箴言第九條》